

潛江甘鵬雲纂述

潛江名宦

潛江名宦祠祀名宦九人一史純一一史華一敖鉞一周延一周洪範一朱熙洽一徐熙一韓國璽皆知縣一任良幹則儒學教諭也又奉檄入祀者二人一蔣永修督學副使也一楊素蘊湖北巡撫也蔣楊二公其功德不獨在潛非一邑所事至若敖周之開河請蠲朱公之清田繕城皆潛百世利也二史之勸農興學徐韓之勤政愛民亦潛人所不能忘者其永食於有廟宜矣然而未盡也卽如王公又且承貪殘顛頽之後丁軍役水患之餘潔己甯人均田

潛江舊聞六

一

崇雅堂叢書

賦興學校禁協夫實綏我邦民稱到今其功德不後於諸公也又如劉公煥滌前令之煩苛問潛民之疾苦革羨餘急隄防抵虛租清逃畝簿罰鍰詳鞫讞修邑乘彌盜源其所設施皆大有造於潛以視諸公無多讓也律以捍災禦患之說王劉二公均應俎豆馨香永之百世顧祠祀未舉旣無以順輿情亦且失崇德報功之義甯非闕典歟

宋代潛令可考者

趙宋一代年逾三百潛江令丞簿尉舊志乃闕無一人蓋文獻無徵故記載不免闕略耳然尙有可考者據宣統諸暨縣志卷二十七列傳宋張定紫草塢人從軍建康時清流縣有磴寇使定攝清流令入洞降寇五十餘人轉潛江

令原注浙江通志端平閒定從孟珙守鄧州改湖北制置司計議

官原注吳穎集据此是張定在南宋理宗時曾任潛江縣令也

惜乎其治潛政績不傳友人王青垞曰依此推尋之知宋代潛之令丞簿尉必多可考當不止此一人也安得畱心文獻者徧搜索之

鄭侯德政碑

朱志頗有法然其失也簡簡則於前人事跡不免多所闕略如有他書可考尙可據以補其闕否則無從措手矣宦蹟傳有鄭文暹元循吏也傳僅寥寥數語但云侯宰潛能導揚風化撫字黎元公正廉明獄無畱滯而已其傳未有旣去民立碑頌之一語亟思覓得碑記讀之然石久亡求

潛江舊聞六

二

崇雅堂叢書

之不可得幸其記文尙存耳其文爲元耆儒安惟懷所撰記侯德政凡四事一平訟獄一防水患一籌荒政一清盜源較傳爲詳可以補朱志之闕今錄其要於此侯之蒞潛也敦四民之業崇五事之利審察冤抑勞形案牘明慎用刑剖決如流務使歸於無訟而後已又云潛當江漢二水之衝歲苦水侯則視民之溺如己之溺築隄防濬溝渠竭盡心力處公如家民不勞而工成克免水患又云甲申大旱年穀不登民皆缺食老羸仆壯者四散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備述人民流離轉徙飢寒困踣之狀上聞朝省發倉廩賑貧乏全活無算又云歲荒多盜人民苦之侯運籌決策廣布耳目尋襲追捕多所擒獲盜賊屏迹

民得安枕花村月明夜無犬吠此四者皆人民切身之利害侯以熱心毅力處之真不愧親民之官矣考侯之宰潛
在元至正年間四年任七年去由至正迄今已六百餘年設非此
碑文僅存焉能得侯政績之詳如此哉傳不著侯籍貫據
碑文則知侯爲荊州人潛本荆屬邑以荆人而宰潛則知
爾時尚無迴避本籍之例在宋亦然畢漸以潛人知荊州府事是也

潛江宦蹟傳元闕明安達爾

潛江設縣始宋初時罹水患紀載闕如以故宋時知縣纔
得一人餘無可考元時代較近年纔數十潛令可考者亦
不過三人而已一阮伯顏延祐間任以興學造士著名有
李惟中所撰儒學碑記可據一鄭文暹至正間任平訟獄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防水患籌荒賑清盜源其政績也有安惟懷所撰德政碑
記可據一明安達爾元統元年進士至正間由宿州判官
遷潛江達魯花赤十二年賊蜂起由沔陽逼潛城明安達
爾倡勇敢出擊賊擒僞將劉萬戶進營蘆泐賊衆奄至以
無援力戰死闔家殲焉僅一子名桂山海牙者以懷印綬
去得免見舊志忠節傳按三人皆潛令邑志應同列宦績
傳俾歸一律乃宦績傳僅有阮鄭而列明安達爾忠節傳
則未免爲例不純蓋宦績一傳皆守土之官明安達爾既
係守土之官烏可漏也將來如重修邑乘明安達爾仍以
列入阮鄭之次爲是

嘉靖初潛江兩循吏

明世廟初年潛江有循吏二人一曰敖鉞一曰周延鉞字秉之高安人嘉靖元年以舉人任潛江果敢任事甫下車會大水爲災疏請減免錢糧以惠災黎得請免民租之半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三年以進士知潛江守嚴而吏畏會大水賦逋特疏於朝請減租恤民困得旨蠲免向例錢糧平餘率充牧令私橐故地方官到任率以催科爲先務雖有奇荒大災目睹小民困苦顛連不以上聞匿災謀私古今一轍二公獨肯爲民請命非撫字心勞而能若是乎真不愧親民之官矣嘉靖到今年逾四百循良政績漸就湮晦潛人無能言其事者故特表而出之並將二公疏稿略載於此以備後人談名宦政績者有所考焉敖疏略云

潛江舊聞六

四

崇雅堂叢書

潛江地方實居襄水下流最爲低窪襄江水發於八月初五日衝決柘林堤岸灌入鄭浦沱埠崔家等垸泛濫橫流初六日夜衝倒西門城腳灌入縣市頃刻之間高屋封簷矮屋封脊倉廩公廨吏舍牢房大半傾倒城市之中蕩漾若湖鄉村之外瀰茫似海滄死老幼男女九十六人漂流民房三百餘間通縣四十八垸田地全被滄沒飢民遍野哀鴻嗷嗷亦可謂奇災矣頃奉布政司糧儲道會徵劄付到縣派收本年秋糧臣竊伏思之秋水爲災慘於春夏蓋肅殺之氣已嚴發生之意不敷水落之後無可種藝止種二麥熟在來年本縣庫藏旣空倉儲又竭無可賑濟秋冬及春存活尙難應完秋糧何從辦納況本縣自正德十一

年以來連年遭水前該縣官未曾申奏因是錢糧併累小民逃亡至今未歸田土荒蕪至今未闢今此非常重災陛下若不寬宥之則催徵之令一出荒殘之民舉逃非惟臣不能爲陛下催科臣亦無所於催科也事至於此則縣雖設而無其民虛名而已於國家何益糧雖徵而無其實虛文而已於國計何補伏望陛下憫憐民瘼特賜恩恤將應徵秋糧盡數蠲免甦救荒殘仍乞勅撫巡衙門設法賑濟潛民庶幾得生臣非敢負國欺天干譽百姓實不忍此遺黎再罹逃亡之苦伏望俯察臣愚不勝幸甚周疏略云臣待罪茲邑因見連年災傷極力撫卹詎意四月內陰雨連旬河水暴漲將各圩垸盡行衝倒水退之後臣亟行檢踏

潛江舊聞六

五

崇雅堂叢書

照得潛江地勢有如鍋形一缺其口不能復出必俟其自乾而後已今已月餘水退未盡其間地勢高者淤泥盈尺苗失其顛低者蓄水成湖殆不有其根矣百里之內顆粒無收該年秋糧將何所出又況連年水災雖不得苗尙已收麥今年之水至自四月苗旣不有麥且無成較之往歲災加數倍今雖欲復種旣失其時又乏其資潛民之命不過寄生於柳皮茭葉之末而已臣亦何所庸其力哉臣又照得水自夜至倉卒無備有升屋逃命連屋漂流而死者有住居曠野無舟救渡而死者有舟小人多載至水中而死者啼哭之聲入耳寒心困苦之狀觸目奪魄事至於此民不但逃而已也逃必至於盡而後已不但死而已也死

必至於盡而後已臣不忍太平之民至於逃移死亡之盡遂竭力撫卹以培植國本然臣但能撫之不能以無徵之田而爲有徵之糧且又各年拖欠派辦一時併徵其何以聊生哉伏望陛下察臣言之不妄憫民困之益深勅行戶工等部將本年秋糧毋拘兌運盡行蠲免其各年未繳未完額辦歲辦等料暫且停徵仍乞發給內帑前來賑濟庶幾垂斃之民尙有更生之望讀此二疏則知二公之用心全在撫恤民生以培植國本今之爲宰者但知搜括以飽私橐而已小民之困苦顛連充耳若不聞以視二公之所爲幾若景星慶雲之不可復見不禁令人有世道升降之感焉

潛江舊聞六

六

崇雅堂叢書

崑山朱公治潛政略

潛江自元明以來不無循良之吏其尤嘖嘖人口者莫如崑山朱公蓋公宰潛以實心行實政而清田修城兩事爲潛創百世之利有以深入民心故潛人迄今思之不能忘耳公名熙治字鴻甫號明山崑山人萬曆三年由進士令潛江甫下車召父老問民疾苦父老曰歲苦水又苦田之無畛糧漁冒亂豪強猾吏因緣爲奸民多逃亡公曰審若此則清田宜亟矣時又有以築城之議進者公曰欲築城先清田田清則糧無贗糧無贗則人不逃乃可驅而役耳於是奏記大府曰本縣之弊莫甚於錢糧不清歲稞之虧實由於田地相混豪強乘利便連阡陌而賦無升合之輸

貧民以賠賦無立錐而歲受誅求之苦每逾限期則瑣尾充庭而推究其原多甲逃而乙代按稽冊籍則產業開載而夷考其實皆產去而額存甚至戶口仍洪武之舊數人其頂一戶得躲閃以遂其奸謀淤田冒漁糧之名沃土接畛連坵工避就而不輸租賦良民無計可免則以逃竄爲良圖奸民有隙可乘則以投獻爲上策全楚之弊未有若茲邑之甚者也欲民有定居須賦有定額欲賦有定額須田有定形則非清丈不可矣顧積弊已久更新爲難清丈一舉小民之所深欲大姓之所不便流言易動怨讎朋興事未發而釁已滋功未成而任已改所以志節之士欲自奮以圖功而遷代之餘鮮克終而奏績也伏望主持在上

潛江舊聞六

七

崇雅堂叢書

斷然必行使信令不阻於奸豪規畫不撓於羣議則職得效尺寸之勞而潛民永沐生成之賜矣書上得報可下令閭閻環潛土疆而度之遴公正劉爾宇肩其任公則斤斤焉持三尺法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雖炎暑暴行赤日中無勸也亡何豪強流鑠金之口道途騰沸意在撓其成公則曰吾信吾無他腸已耳安能快彼羣囂魚肉我民哉堅持初議不之怵也其清丈之法先理隣邑界次理邑中界家各爲丈丈畢則受成於里里各爲丈丈畢則受成於公正懼公正之或蔽於里也捲簾總丈丈有餘田者罰懼公正之或私所好也履畝抽丈丈有餘畝者罰又懼田之不能以一則齊也沃壤水澤糧各有差而藉僞以亂真者罰

釐然秩然規制井井頃之公正以籍上公乃親總潛賦而均之俾與畝稱田無餘於糧者時且奉詔建城垣公曰清田所以築城也田既清無慮築城矣乃舉田之兼於豪猾者悉輸官令得入錢以世其土而因以所入之錢購城之需蓋於清畝中寓繕城法焉法具令行意周事舉故不期年而城工完又不踰時而田事竣也自是而後獄訟斬然熄兩稅應輸者至擁公庭不得遣境內喁喁誦說平治焉公治潛專務利民善政纍纍不具書清田修城二者非常之原利賴百世故備書之以諗後之爲司牧者

甘鵬雲曰公之清田也鄭京山皋袁大參國臣劉僉事垓均爲之碑記而僉事之說尤詳其言曰田均則賦平賦平

潛江舊聞六

八

崇雅堂叢書

而人爭輸焉裕國計基化理利一里各爲戶戶各有籍豪強不得逞兼併恣影射民生安爭端熄矣利二鬻人者計田爲糧計畝爲值值不得損糧不得增彼奇貨乎富民者雖欲爲增益糧價之說安施乎是富民得免他日患也利三鬻於人者田去則糧去糧去則役去無田利亦無田害是貧民得免今日患也利四公之利潛如此潛民之不忘有以也公之去潛也潛人如失慈父母攀留不可得則相與立祠像公以致慕思及其卒也則又崇祀名宦祠康熙乙巳公沒百餘年矣潛人之思公如其在時舊立公生祠中毀於水復爲公建祠忠義廟左以永厥祀非公功德入人之深胡能令潛人尸祝無替若此信乎三代之直猶在

斯民而廉吏未嘗不可爲也

聞之萬穉雲先生縣門舊有清田碑記四通一爲朱公自撰一爲知京山縣事鄭皋撰一爲山東參政哀國臣撰一爲雲南提學僉事劉垓撰又有修城碑記一通亦朱公自撰經紅羊之亂燬矣無復存者朱公祠碑記凡二通一爲山東濟南府知府隗邦衡撰一爲刑部尙書徐乾學撰今均亡獨其文尙流傳縉紳間耳可幸也今附錄於此以備談循良政績者有所考焉

朱熙洽自撰清田碑記云或問田必有畛制也惡用清曰爲畛之不明故清耳曰畛何以不明曰楚故多水患而潛於楚撮土也襄漢會流決口數四已而渾沙漸積

潛江舊聞六

九

崇雅堂叢書

湮沒界址民惟視強弱藝治而田額紊矣且漁湖徙入民田漁稞輕富者利糧之輕非漁田不收而鬻者急於求收則以糧田假漁田以售卽存糧不顧也是以有田者無糧糧多者尠田而糧額又紊矣又有王府太府官莊之田顯承等衛籽粒之田亘邑之中十居三四以蕞爾之地供朝廷宗廟陵寢與夫山川社稷百神之祀餉邊養士班俸給驛之需咸取足於田而田復不清民何以瘳余用是傷之也請於當道而當道亦憐而從之於是窮二年之力冒燠寒之禁涉履詢計規復原額而豪強者惡其害己也謗議百出幾成貝錦余喟然曰此非余事民事也彼讒者直病余耳如罷民何天若愛民必

濟此事今果幸而告成以復原額之舊甚哉天之愛民深也余何力之有焉

鄭皋撰清田碑記云明興稽古定制詔天下有司墾田以聞大司徒則壤等其賦載在尺籍藏之天府以其副下所司風誥天下布信黔首至彰明較著矣然承平日久民殷富規田常累鉅萬賦每失額尺籍漫漶卽良吏抱策莫能覈始慨然發憤慕古均田之議思畫一以維之而楚爲急楚之屬潛尤急蓋潛地卑衍當漢水建瓴之勢歲墊輒齧田廬紊經界民或徙而避役以故嘗損歲輸爲司牧憂居亡何吳郡明山朱侯來主是邦邦之父老咸舉手加額曰吾聞朱大夫天才綺練以文名今

潛江舊聞六

十

崇雅堂叢書

來知吾潛將以學盡究於政潛眈其永有賴乎潛故環堵而城無樓櫓堅壁之固邑人常患之謂潛雖蕞壤實金陵上游阨塞則荆郢襄鄧可以無事欲奠金陵莫若安荆郢襄鄧欲安荆郢襄鄧宜莫如城潛一日父老相扶攜以城請侯韞然曰勤哉諸君之軫念於桑梓也顧政有要焉不可以無審昔孟子譚仁政先經界而謂城郭不完非國之害此豈緩自衛耶蓋經界正則分定分定則役均役均則民力裕力裕則有其衛矣雖不城郭庸何病卽欲修而城郭徐而舉之未晚也父老唯唯退明日以清丈事白當路當路允其議始下令閭閻環潛之疆土而度之遴公正劉爾宇肩其任各受戒以往計

畝分步行沃埤墟悉入版圖之數無敢欺謾者頃之以籍上侯頗慮其贗也時復出不意履畝抽丈咸如籍乃親總潛賦而均之俾與畝稱其田之兼於豪猾而輸官者民咸願出貲以佐城役而世其土侯許之遂布爲令令出吏民罔不懾神明歌來暮謂數百年之蠹賴明侯一旦釐之矣而所輸益饒於是始庀工爲城守計且視糧額上下其役民乃私相戒曰曩者大夫履畝勞在足民今舉城役勞在衛民大夫職勞以遺吾逸奈何復自愛無少長踊躍赴工惟恐不亟甫四閱月工具竣當路益賢侯政踔躒獨惜其用之小爾假令侯秉軸主事以均潛者均四海以城潛者城九關豈有異理哉夫孟子

潛江舊聞六

十一

崇雅堂叢書

不獲正經界於滕漢儒董仲舒師丹輩屢肇限田議亦不竟其施越六百年而李安世始僅僅行於魏又四百年而宋倣之爲方田均税法當時稱便今去宋五百年而我明山公傑然自建試於潛輒效甚得黔首歡心明興一百禩稱均平吏材一見朱侯耳詎不焜耀史冊哉余與侯謬連通籍又幸偕吏茲土樂二政之告成而欣邦人之塗詠也於是敘其緣起勒諸貞石以告來者若侯之善政皜然爲世程余不容言二者最著甚故特表而出之餘俱類此矣

袁國臣撰清田碑記云高皇帝郡縣天下授民常業田與稅埒焉率土皆然吾潛地方百里稅僅僅以萬計然

而糧額冒亂何也蓋潛之爲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漲漲則田沒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淆民徙則故業失猾里豪右往往乘此蠶食又漁田屯田與民田犬牙錯如而民田之稅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小民欲紓目前之急率影射以售以故阡陌其田者無升合之稅稅至數十石者地鮮立錐敝也久矣前令歲更代易比至邑故不悉又不有籍可稽咸承訛襲舛濫觴獄訟而國計之逋民用之詘日甚焉且潛爲興邸湯沐故無城當路移文督繕城甚亟而疲瘵之餘公私罄懸相視莫敢發猶然據賦稅額數而坐派焉意謂親於吾身可幸免夫緇及矣其如民何頃明山朱侯蒞止甫視事

潛江舊聞六

十二

崇雅堂叢書

諸司築城之檄又至侯召見父老問財力所出狀父老具告前議且刺刺稱不便侯曰公家一切緩急何者不倚辦田稅乃潛之民田者不稅稅者不田若此竊慮溝中瘠罔所蘇息復執此爲勿亟之役是猶窶人枵腹猝責以肩重鮮不仆矣顧成案已具勿庸議城且議田稅於是決策當路請清之旣得請乃屬部下民令曰爾惟彼疆土之正毋爾越吾有罰又令曰爾惟自報之悉毋爾隱吾有罰又令曰爾惟互察之詳毋爾縱吾有罰侯則斤斤焉持三尺法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雖時炎暑暴行赤日中未始有厭勸意亡何恣睢者流鑠金之口道塗騰沸蓋撓之也侯曰吾信吾無他腸已耳安能快

彼羣囂以魚肉我民哉晝夜吃吃手持田稅大較而裒益其間他如陂池林莽稍從寬等漁課籽粒不失舊額以萬厯丁丑十月而計籍成按其籍行之匪直財力適均城成不日而獄訟斬然息兩稅應輸者至擁公庭不得遣境內喁喁頌說平治若重覩高皇時也嗟乎如侯者難哉難哉今之人抵掌而計天下無難爲者及當事變紛綸首尾牽制靡不逡巡卻步爲自全計乃侯破百年積弊與民更始羣射四至一不爲動如砥柱然要之守以見定才與誠合爾不然幾何而不爲所中格哉夫率舊無過循故遺非一恆人能辦矣侯豈好爲多事以趨赫赫者耶弊則掃而更之且爲來者張本所願後之君子朝夕修之以保有終則召父杜母後先焜耀豈惟潛民之休不佞幸矣

潛江舊聞六

十三

崇雅堂叢書

劉垓撰清田碑記云潛爲興都重地當江漢上流頻年洪水爲害田是用圯疆湮井沒戶移賦易有無田而糧者有無糧而田者有田與糧不若者且也豪民鬻田不鬻糧豪民利貧民病矣橫民藉田以增糧橫民利平民病矣其或民則隱田以負賦也而敢於負上上則計賦不計田概民而征之而敢於負下上下交相病矣嗟嗟仁政始經界經界不正仁政謂何然潛民病潛民安之有創爲畫一之說者卽民用駭何以故樂因循而便私圖也今上加意舊邸慎選守令乃以明山朱侯來令潛

侯下車首詢民利病謂清田均賦爲吾潛第一務始謀之左右左右難之告之齊民民猶有譁者侯曰吾不能爲吾潛長子孫顧獨不能爲潛子孫謀乎且與徇時之好以矯民譽孰若建百年之利以貽民安哉彼民何知安與慮始乃毅然行之上其事於監司於御史及御史大夫咸報可於是選於眾得公正劉爾宇者總其事先理邑隣界彼我疆理犁然森然不得淆吾境也次理邑中界曰府田軍田因其舊勿籍制也曰漁田清其奪吾民者以歸民而存其爲漁者法也家各爲丈丈畢則受成於里里各爲丈丈畢則受成於公正懼公正之或蔽於里也捲簾總丈丈有餘田者罰懼公正之或私所好

潛江舊聞六

十四

崇雅堂叢書

也履畝抽丈丈有餘畝者罰又懼田之不能以一則齊也沃壤水澤糧各有差而藉僞以亂真者罰時且奉詔建城垣民力告匱乃舉田之兼於豪猾者悉輸官令得入錢抵業以爲建城費蓋於清畝中寓繕城法焉法具令行意周事舉故不朞年而城工完又不踰時而田事竣向之難而譁者咸欣然悅翕然誦舉手加額慶千百年之美利而歌樂土焉經始於萬曆丙子之夏成功於次年丁丑之秋功成礮碑問記於余余始不難侯今亦豈能誦侯雖然侯以利吾民也侯利在吾民功在國家豈俟余誦顧民利而民忘之而吾不以播告如後事者何因謂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故曰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藉令侯唯民是悅優游日月而無所事事豈
不足以獵聲華取上秩顧如吾民何侯懼不傳舍吾潛
而父母潛也故以身任事以事抵怨而事之成也眾利
興矣何也田均則賦平賦平而人爭輸焉上以裕國計
而基化理利一里各爲戶戶各爲籍卽勢猾奸宄不得
逞竊併恣影射於以安民生而杜爭端利二鬻人者計
田爲糧計畝爲值值不得損糧不得增彼奇貨乎富民
者雖欲爲增益糧價之說安施乎而世無子孫憂矣是
富民得免他日患也利三鬻於人者田去則糧去糧去
則役去無田利亦無田害舉懸罄之民皆安堵焉而貧
民得免今日患矣利四昔限田均田之法不行久矣有

潛江舊聞六

十五

崇雅堂叢書

能憫昏墊之民懲放析之弊而與民更始卽古循良吏
奚過焉偉哉侯之是舉可與古人均茵伏矣或曰賦清
宜損何家丈而家益之此不睹其全而見其偏也夫賦
不患多患不均也昔偏多者七八少者二三受害眾而
利獨也今一洗而平之眾舉輕矣不亦可乎或曰田清
宜增何家丈而未必家益之此舉其偏以病其全也夫
田不患寡患不清昔也擅利者七八輸國者二三是私
多而公寡也今舉而歸之官矣脫漏者誰將焉逃乎余
獨念國多事在處爲然潛其小者也徽歛有絲絹之爭
徐海有沒徒之苦三晉有地折之虞沿邊有清屯之議
安得侯而人者以張主廟謨而利厥民乎噫上方嚮意

吏治旌任事臣侯當往膺之且天旣以侯畀吾潛未必不以侯畀天下顧侯非吾潛之可私而潛則先利之彼不習吏治視已成事今日之事可視哉乃書諸石以諗畱心民事者侯善政縷縷茲以清田記不他悉

朱熙洽潛江修城碑記云余始謁選得潛潛有宦京師者謂余曰潛政無他二事急耳曰築城曰清田余駭然曰此非易事也豈一令可辦乎抑豈一令可竟乎旣而至潛則築城之議頗急而城之具無一有也不得已而徵諸糧民曰糧故多虛數卽正供且不給矧額外之徵耶余因是而究其原糧之不實由田之不清也田清則糧無贖糧無贖則人不逃迺可驅而役耳余於是決清

潛江舊聞六

十六

崇雅堂叢書

田之議說者曰二役並舉可乎余曰清田所以築城也彼以爲謬而余持之益堅履闔境之籍勾校其畝而又覈出逃絕戶田昔爲里排隱占者民爭願出直於官以世其土而因以民之直購城之需鳩木石甃甃甃蓋經略者一年而城之用裕如也已乃率其民以事畚築閱四月而工始竣樓櫓雉堞翼然可觀而門柝啟閉足備暴客潛至是始有保障之固而議者亦始信二事之果合而爲一也城成矣尙有羨金復請於當道以抵宿逋以充內帑藩祿之用此一舉也吾民有三利焉而彼謂余有所私於內者則出入之籍在天地之監明也

隗邦衡撰朱侯祠碑記云明山朱侯令吾潛六年被擢

命下父老子弟不忍去侯侯亦不忍去潛俾父老子弟
悲也無何竟解履以行越明年父老子弟思之而不能
忘僉謀立石用記厥思而龍山趙侯以言屬不佞或曰
侯何得民之易哉噫侯之得民易正侯之所以難也侯
性果毅剛直凡事所當爲與情所欲爲卽風雨跋涉弗
顧或有憾其不能遂己之私者一切置之弗問縣治舊
無城侯始下車曰清田修城誠邑首務哉然有兼濟之
道焉狀其事請於撫按藩臬諸大夫以田之有餘給民
之無田者估其值用佐城費不踰年二者各就繼以條
編例請飭爲定式而田而丁而賦役大約視戶口阨塞
以己意裁之下吏不與焉數苦襄漢沮洳弗克有秋侯

潛江舊聞六

十七

崇雅堂叢書

曰噫吾安忍魚鼈我百姓哉亟修緝河防時或親至其
所所至未有不如今者夫侯以嚴明清白之操治衝繁
疲弊之邑當其時呼呵敲扑安能必民皆我諒哉迄去
之日乃父老子弟若有一日不能寘諸懷者其故何居
蓋侯以己之艱苦勞瘁繫民之悲歌感慨是故今之去
而思皆昔時之敲扑而呼呵者所致也譬若父母之於
子漸以歲月撻以箠楚不能保其子不號且泣也爲之
子者至立身成名則曰欲報之恩昊天罔極是父母之
勞其子貽其子以可思也古之論守令者曰君子爲政
不靳訶責而感恩懷德終不以訶責而遂已於情其侯
之謂與侯不飾名譽不著聲華卽夙夜不遑蓋曰吾行

所宜然固不意民有今日之思亦不意民之被其恩者至垂之不朽也嗟乎侯以其可思責諸己而不以有思者望諸人此侯之去所以無愧於思也維時趙侯代侯爲令聿觀厥成而佐貳而博士皆後先共濟者例得勒諸石因併及之以置侯祠之左云

徐乾學崑山朱公祠碑記云古之君子其爲政也非沾沾取悅於一時之耳目必將規畫設施大爲興革以經其永久而弘其利賴是以其民始有所不便而其後遂以大服至於身沒而謳思不衰歷歲久而廟祀不絕豈非其入民者深而惠民者遠歟昔者子產爲鄭辨章服伍田疇鄭人咸怨且謗其後乃歌曰子產而死誰其嗣

潛江舊聞六

十八

崇雅堂叢書

之夫生而憂其誰嗣則死而不忘其德可知也使子產沾沾爲取悅一時之計雖其始無所謗怨然當世而忘其德者衆矣又安望其身後哉潛江故邑侯朱公在明萬曆初令於潛距今百餘年矣潛民之思公如其在時舊立公生祠中毀於水康熙五年潛民請之官願復爲公建祠以永厥祀維時給諫王君又且方宰潛邑因民所欲改建公祠於縣南正街之忠義廟左民趨事者雲集恐後未朞歲而祠成於是潛民以公崑山人實予同里先達因介其邑之賢者朱君載震來請余記余按公之令潛多善政其大者清田築城二事潛當漢水之委累土爲城垣數崩潰居民常患昏墊公至欲改築難其

費潛之田有王莊有軍屯有漁課有民田禁不可理豪
右乘民急多占膏腴遺重租賦爲貧民累民以逃匿公
熟計久之慨然曰吾知所以築城矣遂請於臺使者行
清丈之法履畝畫界始令民自丈已抽丈已履丈若藩
若屯若漁各歸其籍於是民田盡出令民得入貲自占
積鏹萬餘乃築城易土以甃凡四閱月竣厥工又以其
餘代貧民完逋賦民始譁以爲非便至是具帖服羣感
悅謳頌雖其姦豪亦以爲朱公實愛我也公旣改官去
邑民攀畱不獲乃立祠像公以致慕思世異代遷而遺
愛在人廟食勿替甚矣公之爲政合於古君子之道非
因循小補希效旦夕者所可方比也余祖父與公爲世

潛江舊聞六

十九

崇雅堂叢書

戚聞公才識明練精神強固常語人曰吾三日不視事
則神不凝日課數十事則手足矜奮腰膂有力故服官
任事幹辦有方凡他人所難公皆優爲之公諱熙洽字
鴻甫號明山萬曆甲戌科進士後歷官刑部郎貴州按
察司副使孫日燦前壬子舉人仕至參政元孫而錡壬
戌科進士今爲臨淄令附書之以見循吏之必有後也

曹珩守官箴

曹珩字佩廷石阡舉人萬曆十八年任潛江知縣初下車
作守官箴自勵其詞曰循朝廷之公法不徇左右之私情
畏君子之清議不畏小人之橫謗恤良善之冤抑不恤豪
強之怨恨懼鬼神之監察不懼刁囂之誣玷求百姓之利

益不求一己之便安積無窮之陰德不積有限之凡財論
人品之高下不論官爵之崇卑爲上古之循良不爲今時
之俗吏刻石於迎賓館之廣益堂邑志宦蹟傳稱珩賦役
有法聽斷精敏士民信而安之則其爲政可知矣讀其守
官箴所謂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者也

武進王公治潛政略

明萬曆間潛江邑宰有一意爲民而受過者一人曰武進
王公公名念祖字孝先初捷南宮同輩咸有清華之想公
曰余志在縣宰耳人問故曰爲官可以種德有如縣令者
哉萬曆三十九年任潛令凡有利於民者必竭力以圖之
潛大患在水歲歲議隄防公曰此所謂止兒啼而塞其口

潛江舊聞六

二十

崇雅堂叢書

也上古之時不聞有隄水至則均受之極淺淺耳自有隄
而水勢反居上田反居下一決而害不可勝言矣河形若
之水勢如瀉數百里內積歲月之久能無蟻穴乎寸瑕而
萬丈爲墟當水至之時東救而西已崩上圯而下乃緩概
潛之地歲築而歲浸亦可歎也稽之典籍自郢以下至於
內方以達漢口有大別諸山爲門戶之鍵入江必不能捷
設有支流以分之有湖堰以瀦之如小河口泗港黑流渡
諸口夜汊湖諸窪皆以通漢水之脈而使之不波也近皆
一切塞之惟弊弊焉以隄爲事余自壬子冬至楚迄於丙
辰未見有能自全者今之治水當一疏而一塞不當專務
畚鍤蓋公之政策如此一日有道尹問公築隄何法乃得

長保公曰保隄無法今當議疏道尹咋舌曰此非吾所敢聞蓋各口與湖地均爲豪富腴產必不肯復爲水道而上官多北方人未能親履其地又未熟籌百姓利害但知苟安目前故聞公言齟齬不相入耳爾時惟譚京山歐陽太僕劉通政二三人以公言爲然餘無不掩口笑者

公恫瘝民隱爲潛人所極不忘者在極力請開泗港一事而其受過亦以此泗港本漢水支流自萬曆三十年以後近港市豪緣閹宦爲奸堵塞之而楊林等垵遂不免沈墊之禍蓋自泗港塞而永鎮之淤漸高楊林等垵爲之壑但有水之入而無水之出以故昔之膏腴淪爲窪地但長蘆葦無可播種乃致災民徧野流亡載塗哀鴻嗷嗷慘不忍

潛江舊聞六

二十一

崇雅堂叢書

聞公勘災至此目覩人民困苦狀惻然憫之自念爲民父母不能救此一方民何賴有此民父母也於是毅然建議開泗港其言曰楊林等垵被災若此則泗港宜開不宜塞彰彰明矣然宜開而不開不宜塞而塞其故何也一由府總之營私一由經紀之專利以逐未之賈而妨務本之農以一人之私而戕萬民之命不太毒乎必使之開而後楊林諸垵之水可出也且楊林之田可淤也此猶以一方言之也蕩蕩漢水承天以下無二道焉築而不疏勢不能驟下則必決自永鎮議築而予已憂之計凡水之故道皆當宣洩洩之必自泗港始今永鎮將告成而下邑益爲凜凜試開泗港以殺其勢而潛之南北諸垵無不受其利潛之

城池倉庫無不受其利可不再計而決也且萬曆二年劉給諫趙撫臺均請疏濬穴口矣嗣後二十一年曹知縣開之三十一年潘知縣開之此數公者皆正人君子也使開之不便則當時胡不聞有水患也正人君子甫至而卽議開甫去而卽議塞其開也以旨以明文其塞也僅奸人一丸泥耳曾不聞有正大之議主持其間而後塞之也其議塞者大率以景陵受害爲辭夫以鄰爲壑余必不若是但漢水自承天而下泗港之河通竟陵夜汊之河通監利蘆泆之河通潛沔如謂景陵塞泗港則監利何不塞夜汊潛沔何不塞蘆泆蘆泆在潛而潛不塞泗港不在景而景不塞潛乃代爲之塞以自貽害也耶且景陵護城隄較潛隄

潛江舊聞六

二十二

崇雅堂叢書

更爲高厚景陵之河之巨倍於潛之蘆泆卽開之何害於景陵又況景陵之病水也自有永鎮青山諸水豈在泗港之一縷乎天下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開之利曰殺襄水之勢曰通災垸之水開之害曰費熟垸加幫之功曰減居民壟斷之利相提而論輕重不較然也哉余今隱下民剝膚之痛體上司愛民之心據一己耳目之所及意在必開雖有後禍吾不畏之矣會直指使者錢公椿謁陵抵潛災民訴請開泗港而公亦以築塞之害反覆申明且謂欲救潛民減水患非開不可直指爲之動容允所請工旣興矣而景陵周尙書嘉謨馳書直指止之且屬勿聽潛令王生一偏之言直指覆書引咎不遑也歐陽太僕東鳳聞之大

憤亟馳書承天府知府及兩院論泗港開塞利害甚具兩院深以爲然然業許周尙書未便再主開濬卒堵塞之而公恫瘝民隱之一片苦心遂不免徒託空言未能見諸實事矣迨丙辰大計爲含沙所中公竟去職所列公罪案卽以開泗港居首因盡心民事而受過潛人無少長莫不冤之

弭盜以安良善亦公宰潛善政之一潛地窪下歲苦水失業者多聚而爲盜而沈希望爲之魁時出沒湖汊萑葦間白晝劫行旅人民苦之公慨然曰此長吏之責也計禽沈希望置之獄沈以萬金賄豪紳求緩頰公不爲動卒論如法餘黨遠去潛境無盜蹤潛民莫不頌公之仁明也而大

潛江舊聞六

二十三

崇雅堂叢書

計乃以冤盜爲罪其是非之顛倒乃至如此

永鎮決太府欲修築徵役於潛公不可乃揭之曰潛江之於永鎮不當築也不必築也不能築也亦不暇築也奚以明其然也漢之廣矣不可遏也上流下塞不決不行決永鎮而水出京景其勢旁殺潛之隄尋常能禦之矣是永鎮之災乃潛之利也若築永鎮則漢水建瓴而趨潛潛將不可保豈有興工築隄以自速其害者乎故曰不當築永鎮決而潛之受害者豈曰無之然東北一衣帶水耳於潛之西南無害也若永鎮築而東北一隅可免西南則已亘地矣拒虎進狼何利焉況以一方而疲一縣之力又何異以一指而失肩背故曰不必築潛民築潛不出門庭極急而

亦極易若赴役於二百里外將派之於田乎而民不堪命將雇之自官乎而公廩皆虛故曰不能築潛有七十二垵無一隄不增加無一人不戮力若爲永鎮助將兼而舉之無此力也將舍而就之無此情也且永鎮築而水勢將倍於昔緣江者靡不有戒心而工亦將倍之故曰不暇築又曰自古以來無有與水爭地者障之不若疏之今不議疏而議障障之永鎮能不決之京景障之京景能不決之潛沔蓋自太府言之永鎮多太監府地則保永鎮而已利合荆西而言則有一方受決卽非生民之利烏在其爲全策也況永鎮之役旋築旋潰亦無必固之方若聽其缺陷以殺水勢而於決口兩岸築隄以防爲壑之田築隄之費亦

潛江舊聞六

二十四

崇雅堂叢書

足相當然而永鎮安潛江亦利矣此則本縣所願協力者也意者地勢人情有所不可乎又曰永鎮工成本縣急自爲計築隄之外更當濬河嘉靖間知縣敖鉞奏請於縣河東岸掘恩江河隆慶間知縣梁棟開新河一道於梁家嘴以洩夜汊水萬歷初年知縣李之珍開泗港金河今皆淤塞故道猶存夫使江水汎濫自爲衝決不若先爲之地以洩之方揭之未上也太府徵役意甚堅及揭上上以爲然乃止

太府議築趙林責潛民任之公堅持不可上議曰趙林之役全以爲景太府之於潛有分土無分民也安得舍景而全責之吾民乎且此役費力多而成功寡成則景受其利

敗則潛當其害不若姑待之太府以爲然止不築
萬曆四十三年總口歲苦決沔委役於潛公力持不可上
議曰隄實潛之地也潛之隄固不能令沔人代築然旣爲
潛之隄沔人何能強潛之必築乎如以爲不相關則於沔
無與如以爲相關則止論利害何分彼我沔人自貽伊戚
於本縣何尤議上上以沔害實甚責沔全役築之
甘鵬雲曰迹公爲政一意爲民而已矣設計禽盜魁安良
善也永鎮趙林總口諸役公力爭之弛民負擔也建議開
泗港豈特恤民隱抑治水方略也卒以忤豪紳意罣吏議
以功爲罪賞罰偵矣一人進退不足惜如國失政刑何縣
令可種德公素志可知也未能竟其施奪我好官去所可
惜者在此不在彼

潛江舊聞六

二十五

崇雅堂叢書

邑人張徵君承宇有送王孝先明府左遷還毗陵詩云擬
向君門借寇恂胡然頓起庾公塵躬還吳下名還楚罪在
官中功在民一郡淚隨千里水三年恩贖百花春浮雲寵
辱何堪問可奈蒼生屬望身讀此詩可見公之德政有以
入人之深而爾時之輿論亦可得其大略矣

郟陽王公治潛政略

潛江自元明以來縣令之能任法以康我潛人者莫善於
崑山朱公之清田均賦旣述之矣後八十五年繼之者又
有郟陽王公公名又旦字幼華號黃湄順治戊戌進士康
熙戊申任潛令甫下車察民間疾苦廉得賦徭偏累狀慨

然曰踵而行之弊將安極求上安下全之道舍清田均徭
殆難爲力矣而又恐蠹胥之售奸也乃自誓於隍祠曰方
南郡全盛潛久矣爲汙澤水草之所滋魚鼈之所宅也西
山之役死徙者半而陽侯之虐乘之則此地之不爲邱墟
幸矣人民轉徙田疇淆亂有人去田存者有田已沈塌無
可究詰者有貧弱之田爲豪右欺占者有貧弱鬻田遺租
存戶者有以田轉售勒己之別租與人而自存無賦之田
者有以本戶不毛之土推入他人逃戶者有以他人已逃
之腴產踞爲己有者有以本戶之田妄指僕丁詭名以爲
逃田者有父子兄弟互推不認者有以本戶腴產詭名尾
糧以避差徭者於乎殆哉奸人之利貧弱之害也田畝之

恩國賦之憂也此天子所不知執政所不聞院司道府已
知已聞勢難屈尊爲下邑清釐是長吏之責也夫是長吏
之責也夫夫田畝清則多寡自出歸併明則隱匿自除照
畝受糧則偏累自消秉公執法則賄託自遠如是已矣咆
乎旦自束髮受書於古賢豪者流私淑頗久今受朝廷一
命之榮竊欲自附於委吏乘田之義豈能以七尺之軀券
鞬鞠舂奉豪右之悅乎自今以往如有快己之私洩己之
憤受人之託畏人之勢編僉不公乘亂取利伏願明神立
加誅殛以爲作吏徇私之戒如有奸胥舞文增減任意或
猾里詭寄多端冀望巧卸願神卽行發覺使得立寘于理
開百年之樂利崇奕世之馨香當在是也誓神旣畢乃申

做六役區畫疆里檢定戶籍土著者必核其人逃亡者必
詳其地凡漏弓匿畝改形減等析名詭戶諸弊莫不摘發
如響人頌神明事既竣手據冊籍躬自編校以鄉規田以
田均畝以畝定賦里準於田長準於賦凡爲鄉者六曰長
樂曰長安曰太平曰太和曰道隆曰畢公六鄉之中爲里
二十有三里以十甲爲率冊既定榜於四門里長之窮無
告者甲首之欲鬻妻子田宅者皆落其名籍如脫桎梏如
解倒懸於是逃亡漸復民困以紓沔陽耆儒黃里爲撰清
田碑記勒石縣門謂公爲治悉本經術而體之以誠周之
以識行之以敏達之以強故事成而民不擾論者以爲實
錄云

向懷遠大觀曰官之有役也自糧始也糧之有石斗也自
田之有畝尺始也止清糧而糧有詭寄雖無翼能飛惟丈
田則田有尺寸非他帽可頂詭糧之弊自可不嚴而清王
侯苦人民轉徙田疇淆亂賦役不清毅然申請清丈計畝
授石計石授里多寡均攤各戶易於通曉侵漁之端絕偏

累之害消矣

見向氏所著
圖譚答問

先通議公三餘筆記有一條述公治潛政績略備今錄於
此順治十六年知縣葉臣遇行甲糧法糧七石五斗編提
甲首一名增置甲首三千餘人潛民大困豪紳胥吏皆避
役之人鄉里愚氓偏受毒累一經里長當年夫馬解運無
名外派誅求無寧日不至蕩產破家不止火熱水深未有

甚於此時者直至康熙八年邵陽王公任潛令銳意丈地畝清尾糧編戶籍平里賦而民困始紓潛人推爲萬家生佛無愧也當田疇淆亂之時自應以清田均賦爲急務然猾吏或苦其難而不肯爲有明三百年僅崑山朱侯一爲之崑山而後又八十五年纔一見邵陽耳循吏之不數數覲如此潛之大患在水公則亟亟謀隄防終歲事版築雖衝寒觸暑不以爲苦也每值大水公必冒雨行隄籌抵禦之方卽憂勞成疾弗悔倥偬之餘呻嗶不廢其惜民力憫民窮之意時時流露於語言文字之間如前後屯營隄歎決可塞歎鄭浦塞白湖民居今已壞五月憩於堂等篇可以微窺其用心之所在也抑公之治潛也不徒清田均賦

潛江舊聞六

二十八

崇雅堂叢書

招集流亡捍災禦患以軫潛民而已又殷殷以造士爲亟以爲士者四民之表率也士不知學而欲風俗之淳厚人才之衆多其道無由於是議建傳經書院於孔衢以時招集諸生講說經書而申之以七約一課期約二講期約三先志約四辨非士約五明戒約六治詩約七習樂約而其大要則在尙實行絀詐僞其先志約曰官先事士先志昔賢懿行簡策不乏當各就質分擬一二古人以爲程如其志雖葛帔練裙有所不棄非其志雖聯騎鳴鐘有所不取其辨非士約曰服儒者服粗知文字不察其行未可便命曰士與人相疾誓相質首東郊之鷄也誦訾奇詆捷捷便便莠言蠹政江中之短狐也干求無厭俛首帖耳分一葉

之影冀數滴之泉山莊之餘態也粗習聲律掇拾遺藻託
言風雅以造公庭市門之駟儉也有一於此者非士非士
者毋入吾門其明戒約曰茲堂之興以行不以言以實不
以名以靜不以躁以公不以私以言者如無當之卮雖寶
非用以名者如秋林之槁葉行將賈之以躁者如駕無纏
牽不能致遠立見其覆以私者如投步羽淵欲觀日月而
覩青天故申明昔人學規之九損示士之有志於學者謂所
九損者何也曰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
賊也或評有司長短或議鄉井曲直或訴自己不平浮也
或談曖昧及鎖屑怪誕妄也文過飾非不思速改怙也揚
人之惡悻也問答之間或阻抑或執辨滿也人是人非道
聽塗說畧不及求 既欲多士以立志爲先矣而又嚴非士
之辨申九損之戒則公以立身制行之學訓迪多士可知

潛江舊聞六

二十九

崇雅堂叢書

不徒課文藝獵科名而已此公善政之不可沒者

先通議公又曰邑先正朱石戶先生撰傳經書院碑記有
云院之以傳經名也崇聖道重專經敦實行也由是後生
小子始知有聖賢薪傳而於帖括之文無取也是知立書
院之本意不專在課科舉之文乃後來之主講席者專課
科舉文字則未免失郟陽創設書院之初意矣

先通議公又曰公在潛又有嚴禁胥役採辦北瓜一事亦
其實惠及民之一不可不知也潛多沙壓曠土貧民間種
北瓜曩曾有以充中秋餽遺者後竟著爲成例始猶價買
於市鎮既則派取於各垸胥役恣意需索以飽其私囊而
民之受害不可勝言公深知其害嚴禁沿村採辦之役其

弊始革民咸德之見朱悔人潛江風土志

以上兩條均見三餘筆記

先公三餘筆記又有一條述公請禁協濟隄工事其略曰公令潛七年擢吏科給事中以去潛人不忍舍公建祠祀之而公亦不忘潛人念漢東交協厲潛爲甚旣爲言官乃上疏痛陳湖北隄工協濟之害略謂湖北荆安諸郡負漢水以居百姓以隄爲命一經潰決各官照黃河例革職立法亦綦嚴矣然黃河隄工歲支國帑而湖北隄工則皆問之百姓水利諸臣派夫議價遂得任意輕重百姓旣竭其力復竭其財本境旣勞胼胝他邑又復告協嚴檄之下分身無術其厲民爲最甚者也臣查安陸府自鐵牛關以下皆鍾祥汛地板潛江景陵矣自長老淵以下皆潛江汛地

潛江舊聞六

三十

崇雅堂叢書

板江陵監利沔陽矣關廟乃荆門州汛地又板潛沔江監諸州縣矣臣以爲板協之害有五天氣寒凝畚築斯興百姓裹糧數百里之外多有凍餒而死者一害也夫役上隄到工完工不得不假於胥吏之手包折需索勢所不免二害也舍己芸人致使本院之隄一概廢弛三害也協夫不便因議協銀水利各官未必清白自矢苞苴旣入私橐上司無從稽查四害也文牒紛紜彼此爭辨動需時日致誤修築之期五害也而水利諸臣不肯毅然去之者爲其利在於己耳臣七年楚吏備悉此情誠有見荆安百姓之苦大半由此臣請皇上勅部永禁協濟之例使州縣各築汛地不得彼此扳扯一有潰決照例處分庶免推諉其於兩

郡之國賦民命不無小補也疏上得報可協濟之例勒爲明禁由是潛之民安而通郡各屬之民舉安矣沔陽耆儒黃里曾敘其始末鐫諸貞石且謂公痼瘵在念必欲一夫無不獲而後已非眞能任天下之重者烏能若是昔之循吏以通溝洫障陂澤修隄防正經界爲首務然時過則已耳未有惓惓厯事後之思爲將來立善後經久之計如公者也以斯列於循吏又出召杜之選矣予感公愛百姓除患害之心雖去職而不忘故記之以告後之爲司牧者

清澗劉公治潛政略

先公三餘筆記云清澗劉公煥康熙間宰潛政蹟炳然而續志都未敘及但云興學校修邑乘加意隄防地方賴以

潛江舊聞六

三十一

崇雅堂叢書

無患而已詞旨簡略遂令賢侯治蹟湮晦不彰後人雖欲徵考而無從表彰文獻之謂何矣以予所知侯有抵補虛租清搭逃畝兩事皆善政之大且久者而續志並未齒及何其疏也邑人莫進士與先所爲文昌祠碑記敘侯政蹟略備而論次此二事尤詳爲續志者不一尋檢何耶其言曰劉公蒞潛悉民痛苦革羨餘修倉廩薄罰緩詳鞫讞急隄防則禁攀協彌盜源則嚴保甲崇忠節則修邑乘惇民風則講鄉約士民驛其聲而吟之召杜之政洋溢洞庭南北矣然未足以殫公也公之異政則有抵虛租清逃畝二者之利被最溥且大虛租者何有地畝則有賦役制也今歲輸惟正之供而不得蓬顆之土厝足焉告之上則曰籍

久定也奈何有田者田售而賦徙彼虛租誰則售之其爲厲也未可以歲月計也公傷之而故額又不可闕也則句稽瀕河淤洲泊地之脫漏版冊者抵之補之此去其籍而彼任其租請於上報可不暮年而潛邑相沿之秕政窮簷無告之劇患一旦冰解霧散矣逃田者何人徙而田荒者是已前政給民墾種以辦租庸而桀鷲者譟誣影射詭冒擣捎腴在民而瘠在官於是隨田議起舉凡領逃畝者悉以未盡之荒逃攤而隨之蓋本周禮一易再易之法亦政之無病於民者無如高下轉移權由胥吏有領甲隨乙者有領一隨十者有領熟隨熟者有領荒隨荒者宿猾益利貧民重困矣公廉得要領手實逃徙土田而鱗次之籍爲

潛江舊聞六

三十二

崇雅堂叢書

三等較多寡均美惡而後授之不任隨者鐫骨銘恩卽任隨者亦帖耳頌神明矣

文昌祠卽公之生祠也以此一事格於律令故以文昌祠名

也更有數事可補續志之闕朱載震潛江賦役志云里排爲潛江弊政康熙二十四年經邑人彭峻齡痛陳其害而有禁革里排之令康熙二十六年知縣林晉臣治尙綜覈雖無里排之名而有徵輸之擾道路重足側目康熙二十九年劉侯煥來務爲寬大與民休息確遵功令糧餉官解夫馬官養糧分紳衿民三戶按田歸院按院歸鄉徵收不設稱書令花戶自封投櫃截給印票又於楊林外九院低荒不毛之地邊河兩岸外灘崩淤不常之新畝盡入疲荒輸

正供免雜徭潛民乃有更生之樂

又朱載震潛江河防志云潛城東西北三面皆瀕河周環一隄袤延十餘里爲城障護邑治低下每值漢水泛漲高與隄平偶失防守城堞浮洪濤巨浪中肆塵傾圮漂流殆盡曩徵役於市半勢紳豪胥要免者十七赴工者皆編戶羸稚不習版築但挾畚土應故事而已欲不屢潰其何可得康熙二十九年劉侯煥來力除要免之弊而定全縣鄉區合力捍城之法計各院地畝多寡差等受工潛築高厚數年來始無潰決之虞又云修隄攀協之例最爲人民大害工房蠹胥藉口公協夫輒派至數十萬人以恣行其買院脫院到工完工賣夫簽賣夫票之弊不必利害相及也

潛江舊聞六

三十三

崇雅堂叢書

更有亟應修築之處令其姑置以從公協水漲則顧此失彼同歸於潰人民病之久矣至劉侯煥始立分區之法凡有修築區分各院惟令受害地方嚴汛隄修築之責其隔河隔隄利害無涉者永禁攀協於各區內計畝出役概除免例以杜諉卸給冊各院因時核工俾各自爲急而民忘力役之苦矣又朱載震潛江風土志云采辦北瓜之例曾經王侯又且痛爲懲革嗣守土者復爲胥役所惑民之害也滋甚劉侯煥力除陋規嚴禁沿村採買之役民咸德之以上數事皆劉公良好政蹟而續志不言故具列之

朱文端公遺事

朱巨川航錦江脞記朱文端公宰潛江一日下鄉回過楊

林湖忽一猿攀輿若有所訴公令役夫尾之至一蘆林得被殺夙屍猿撫而泣役帶猿還報公知被殺者必飼猿人遂密帶猿回署出示於三日後審大堂階石預置猿於屋梁一時喧傳往觀殺人者亦隨衆至猿一見卽跳下拉其衣裙一鞫而伏甘鵬雲曰一無名男子被殺於田野之間罪人逃無可取證殆所謂無頭案也矣雖有良吏誰復厝意者公獨不動聲色自運機智必欲窮竟其獄何也蓋謂爲民父母決不可令境內有一夫枉死而俾有罪漏網若因無可著手而愒置之豈特失心亦且溺職公之不肯因難自沮者以此也論者不察謂公以機智取濟而侈談之非公意矣公事固可傳乃此猿者亦義猿也戀其主之恩悲其死又訴之官破其獄以償其命有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形獸而心則人晚近士大夫擁高位食厚祿背主事仇者比比也人乃不如獸視此猿愧矣愧矣顙泚矣記之以俟續聖師錄者

張榮倫治績

衡山聶燾雲南永北府同知張公墓志清泉張榮倫號魯齋雍正十一年進士乾隆九年由長陽調潛江潛江事繁劇而君之爲政規模已定於長陽從而引伸恢恢游刃惟是地爲澤國夏秋汛漲衝壞圩田官莊縣城沙窩諸隄水勢尤急君自捐俸堅築隄塍並建石磯永保無虞不惟本邑受恩鄰封亦咸享其利蓋君之治潛教養四載美不勝

書而其利澤之久遠不磨者莫大於此此潛民所以尸祝而於其調東湖之日遮道泣送名其隄曰張公隄名其磯曰張公磯也四環溪草堂文集卷据此是張榮倫令潛尙有政績而縣志不贊一詞非闕典歟節錄於此俟續修縣志者補之